

---

---

# 說「𠄎」及其相關之字\*

謝明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

---

甲骨文、金文中的「𠄎」字，舊多釋作「面」，本文根據字形以及清華簡等資料，認為它應釋作《說文》訓為「目圍」的「𠄎」字，可能即「眼圈」之「圈」的表意初文。清華簡「𠄎」字右旁所實即「𠄎」字初文，而非「𠄎」省形，其所「𠄎」旁作「𠄎」，可看作「𠄎」、「𠄎」的中間字形。《說文》分析為「二頁」的「𠄎」，其字形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本文根據漢代文字資料，認為它應該就是「𠄎(𠄎)」字的訛體。《說文》分析為「𠄎、𠄎」的「𠄎」字以及「𠄎、原聲」的「願」字可能也是由「𠄎(𠄎)」字訛變而來。

關鍵詞：甲骨文 金文 𠄎 𠄎 𠄎

說「𠄎」及其相關之字

---

\* 本文受到 2013 年復旦大學新進校青年教師科研啟動資助項目「商周金文字詞考釋」(批准號 JJH3148005) 的資助。

甲骨文有「𠄎」字，舊多釋為「面」，《甲骨文編》、<sup>1</sup>《殷墟甲骨刻辭類纂》、<sup>2</sup>《說文新證》、<sup>3</sup>《甲骨文字編》<sup>4</sup>等皆從此說。金文中有「𠄎」(面父己爵，《集成》08546)、「𠄎」(面父己爵，《集成》08548)等形，它們與甲骨文「𠄎」顯然是一字，舊一般亦釋作「面」(下文用 表示甲骨金文此字)。

「𠄎」字釋作「面」已經成為當前最流行且最有影響的釋法，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不相信此說。劉釗先生指出，「𠄎」形與金文「面」作「𠄎」不同，舊釋面「從形體上看大有問題」。<sup>5</sup>因此劉釗先生主編的《新甲骨文編》把甲骨文 字作為未識字處理，置於附錄0168號。<sup>6</sup>姚萱女士認為從意義上講，甲骨文此字用例如《合集》21427、21428和《屯南》2462等皆為殘辭，從文意上無法確證其為「面」。從字形上講，「面」字從西周金文一直到後代文字都是「𠄎」的。並以西周金文中以「面」為偏旁的「𠄎」(師遽方彝，《集成》09897)、「𠄎」(九年衛鼎，《集成》02831)為例，指出「𠄎」字「目」與之有別，因此「𠄎」字釋「面」實不可信。姚女士還據金文中的「面」旁指出花東卜辭中「𠄎」(113.15)、「𠄎」(195.2)等形亦當釋作「面」。<sup>7</sup>

我們認為上引劉釗先生、姚萱女士的意見可信。

從花東卜辭中的「面」字以及金文中的「面」旁來看，這些「面」形皆是在側視的頭部「𠄎」的前面加上一曲筆作為指示符號，指示顏面之所在。而 與「面」的差異主要有兩點。一是後者的指示符號是一曲筆，而前者的與之相當的部分作圈形，環繞整個目形。二

1 孫海波：《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71。

2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07-208。

3 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725。

4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上冊，頁189，0668號。








5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84。

6 劉釗、洪颺、張新俊：《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873。


7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裝書局，2006年)，頁162-164。黃天樹先生在《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的若干新資料》一文中亦釋出了花東卜辭中的「面」字，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頁59-60。



是前者「目」，雖然漢代文字中後者的「𠃉」類形寫法與之相近，<sup>8</sup>但是殷周甲骨金文以及戰國竹書中後者皆「百」。<sup>9</sup>可見兩者顯然有別，因此應非「面」字。

《說文》：「𠃉，目圍也。𠃉、𠃉。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為醜字（小徐本作『古文以為醜』）。」<sup>10</sup>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認為「目圍」之「圍」當作「回」，訓轉。𠃉為拙也。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認為：「𠃉訓目圍而其字𠃉，則𠃉當是象形。」王筠認為：「蓋𠃉之說曰『目圍』，𠃉以象圍繞之形耳。」<sup>11</sup>桂馥認為：「目圍也者，俗言眼圈。」<sup>12</sup>我們認為段說不可信，而徐、王、桂之說很有道理。<sup>13</sup>的字形正是在「目」的周圍環繞一圈指示「目圍」。因此從表意的角度看，我們認為釋作《說文》訓「目圍」之「𠃉」的初文非常合適。

鄭伯筍父甗（《集成》00925）「筍」字作「」，其所 的意符「目」作「」，寫法比較特別，與一般的「筍」字所 之「目」不同。<sup>14</sup>我們認為「」即甲骨文中的「」，只不過前者是目形省作類似日形且與外面的圈形有部分筆劃共筆而已。我們認為這種意符的特殊改變往往是把意符改作與之形近的聲符，這與伯 𠃉（《集成》05327）、（𠃉）字所 之「目」變作（𠃉）相類，亦是

8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635。

9 「」類形中「目」應是由「百」省變而來的，「縣」的演變與之相類。參看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285；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頁636。

10 「𠃉」字「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為「醜」。張政烺先生認為古文以為醜者本是「疇」字異體，因為𠃉與形近，遂漫記於𠃉字之下，見張政烺：《說文》燕召公《史篇》名醜解，《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98頁。李家浩先生認為是元部與幽部通轉，見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勺」與戰國文字「勺」之字——談古文字「勺」有讀如「宛」的音》，《文史》2012年第3期，頁66。

11 諸家之說參看丁福保主編：《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904-3906。

12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281。此為沈培先生提示，謹致謝忱。

13 「𠃉」或可看作「眼圈」之「圈」的表意初文。

14 董蓮池：《新金文編》，頁503-504。

變形聲化的例子。<sup>15</sup> 這說明「𠄎」的讀音應與勻聲字相近。勻聲字與嬛可通，嬛與𠄎聲字可通，<sup>16</sup> 可見勻聲字與𠄎聲字音近可通。這亦可反證把「𠄎」釋作「𠄎」從語音方面看非常合適。

甲骨文、金文中有「𠄎」字，一般釋作「曼」，朱德熙先生指出：

案𠄎字隸定當作受或𠄎。《顏氏家訓·書證》：「《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蕭該云，擗當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該是，徐爰音患，非也。」鄭注下《釋文》云：「擗舊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擗。《字林》云，擗，擗臂也。先全反。」《儀禮·士虞禮》注「鉤袒如今擗衣」，《釋文》「手發衣曰擗」。《廣雅·釋詁四》「𠄎，循也」，又《釋詁二》「擗，貪也」。《汗簡·頁部》引碧落碑宣字作𠄎。此字所从的受和擗字所从的𠄎正是甲骨的𠄎字，受和𠄎只是隸定的不同。上引《汗簡》𠄎字，《廣韻·仙韻》須緣切下作𠄎，从𠄎，注云：「頭圓也。」此字又見《龍龕手鑑》，譌為𠄎，注云：「徒亂反，面圓也。」此外《廣韻·仙韻》須緣切下還有一個團字，注云「面圓也」。<sup>17</sup>

- 15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下編之十六 試說商周族名金文中「𠄎」的簡省及相關問題（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頁686。
- 16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29、836。
- 17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釋𠄎，《朱德熙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卷，頁151-152。郭沫若先生考釋甲骨文「𠄎」字時說：「金文曼葬父盥字作𠄎若𠄎，此𠄎聲；則受 曼之初文也，象以兩手張目。《楚辭·哀郢》『曼余目以流觀』，即其義。引伸為引，為長，為美。」見郭沫若：《卜辭通纂》（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524。從字形看，郭說非常有道理。𠄎聲字與宣聲字關係密切（參看上引朱德熙先生文），而宣聲字與爰聲字常音近相通（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704），《詩經·衛風·考槃》「永矢弗𠄎」之「𠄎」，阜陽漢簡S066作「𠄎」。因此，我們認為郭、朱兩位先生的意見並不矛盾，綜合他們的意見來看，我們讀成𠄎（受）乃「曼余目」之「曼」的初文，後世「𠄎」即由之演變而來，大概由於受/𠄎後來常假借為其它意義，故其本義又假借 受的「曼」來表示。

「𠂔」字，甲骨文中異體作「𠂔」，金文中異體或作「𠂔」、「𠂔」(仲壺父壺，《新收》955)，其所之「目」作「𠂔」，我們認為此亦屬變形聲化。據上引朱德熙先生說，可知受、宣音近可通，袁聲字與𠂔聲字、𠂔聲字皆可通，<sup>18</sup>故受、𠂔音近。又《說文》「𠂔」讀若書卷之卷，而《詩經》篇名卷耳之「卷」，武威漢簡作「𠂔」，<sup>19</sup>亦可證受、𠂔音近。因此上引受字異體即是把所之目變形聲化作𠂔。

以上是通過筍、受兩字的異體可反證把「𠂔」釋作「𠂔」從語音方面看非常合適。

出土文字資料中，「𠂔」字又見於漢代帛書。<sup>20</sup> 𠂔簋(《集成》04153)「𠂔」字作「𠂔」，所之「𠂔」作「𠂔」。《包山》2.174「𠂔」、《上博八·成王既邦》簡13「𠂔」，其所之「𠂔」與金文𠂔簋「𠂔」字所之「𠂔」寫法相同。《說文》：「𠂔(小徐本作『𠂔』)，大兒。

大、𠂔聲。或曰拳勇字。一曰：讀若僞。」《說文》分「𠂔」、「𠂔」為兩字，根據古文字中「眉」字有時要連帶畫出人形作「𠂔」(《合》03197)、「𠂔」(《合》03196)等形來看，它們最初很可能是一字異體，後來才分化為兩字。

我們認為作「𠂔」類形的「𠂔」應是由作「𠂔」類形的「𠂔」演變而來。「𠂔」目形周圍的那一圈指示符號省略一部分則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楚簡中「面」作「𠂔」(天子建州乙7.13)類形，漢代文字中「面」作「𠂔」、<sup>21</sup>「𠂔」、「𠂔」<sup>22</sup>類形，其中「百」前的指示符號由甲骨金文中的一曲筆演變為環繞「百」(或其省體目)的圈形，而「𠂔」變作「𠂔」、「𠂔」等形，則是指示符號由環繞「目」的一圈形演變作一曲筆，「𠂔」、「面」指示符號的變化恰好相反。「𠂔」、「𠂔」等形後來可能受到「申」、「𠂔」等字的類化，於是就演變為「𠂔」類形。

18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166、168。

19 參看程燕：《詩經異文輯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

20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頁230。

21 張守中：《張家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頁248。

22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頁635。

清華簡《繫年》簡 90 有「共王亦率師回（圍）鄭，厲公救鄭，敗楚師於𡗗」，其中𡗗字，整理者隸作「𡗗」，說：「𡗗，自，右半所為『𡗗』（引者按：即𡗗）省形。《說文》『𡗗……一曰：讀若僞。』『𡗗』下大形為矢形。大、矢作為構字部件時有互，可參看《戰國文字編》第三三六頁『侯』字下、三三七頁『矣』字下。」<sup>23</sup> 由於傳世文獻記載《繫年》此次戰役的地點為「鄢陵」又《說文》「𡗗……一曰：讀若僞。」因此整理者將此字讀為「鄢」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受、宣、𡗗音近（參看上文），又𡗗聲字、𡗗聲字音近可通，<sup>24</sup> 而《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中𡗗用作「焉」，<sup>25</sup> 可見𡗗、焉音近。又《說文》「𡗗」讀若「書卷之卷」、「𡗗」或曰「拳勇字」，卷聲字與𡗗聲字可通，𡗗聲字與鄢可通。<sup>26</sup> 這些與《說文》「𡗗……一曰：讀若僞」以及傳世文獻中與清華簡《繫年》簡 90 所記戰役的地點作「鄢陵」正可相互發明。

「𡗗」字，整理者以為右旁是「𡗗」省形，按照上文我們關於「𡗗」字演變的看法，我們認為此字右旁實即「𡗗」字初文，而非「𡗗」的省形。《繫年》中的用字有不少存古現象，<sup>27</sup> 「𡗗」字所「𡗗」旁作「𡗗」，此形非常重要，它即我們上文假設的「𡗗」字演變過程中

2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76。

24 謝明文：釋西周金文中的「垣」字，第七屆中國文字學年會論文（長春，2013年）。

2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校讀，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檢視日期：2008年12月31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580](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580)。又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70-273。另《上博九·邦人不稱》簡10有一「𡗗」之字，沈培先生亦讀為「焉」（沈培：清華簡和上博簡「就」字用法合證，下載自武漢大學簡帛網，檢視日期：2013年1月6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9#\\_ftnref2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9#_ftnref24)）。

26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755。

27 李守奎、肖攀：清華簡《繫年》中的「自」字及「自」之構形，《華夏文化論壇》2012年第2期，頁276。謝明文：金文叢考（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49-51。

的「𡗗」類形，此形正可以作為「𡗗」、「𡗗」的中間字形，<sup>28</sup> 這亦為「繫年」用字中的存古現象又增添了新的一例。

《說文》「𡗗」得聲的字有「嫖」、「顛」兩字。《說文》：「嫖，好也。女、𡗗聲。讀若蜀郡布名。」「顛（顛），顛頂也。頁、𡗗聲。」下面我們就重點談談與它們有關之字。

上引包山簡之字，《楚系簡帛文字編》摹作「𡗗」，釋作「嫖」。<sup>29</sup>《說文》認為「𡗗」「大、𡗗聲」，按照我們的意見，「𡗗」、「𡗗」也可能最初是一字異體。如果包山簡之字左部摹本不誤，確是女的話，那此字釋「嫖」可從。「嫖」字亦見於漢代璽印文字（《漢印文字徵補遺》12.4）

《汗簡》2.22 所引「巽」字古文作「𡗗」，清人鄭珍根據《說文》「𡗗，巽也。丌、顛。此《易》巽卦為長女為風者」認為上錄古文為「𡗗」字訛形，《易》「巽」作「𡗗」可能是孟氏古文。<sup>30</sup> 李春桃先生讚同此說。<sup>31</sup>「願」字古文，《古文四聲韻》所引雲臺碑作「𡗗」，所引王庶子碑作「𡗗」，李春桃先生認為前者是「顛」字篆文「𡗗」形之訛，乃假「顛」為「願」。後者是假「𡗗」為「願」。<sup>32</sup>

《說文》：「顛，選具也。二頁。」「𡗗，巽也。丌、顛。此《易》巽卦為長女為風者。」《說文解字注》：「選擇而共置之也。顛選疊韻，丌部曰：『巽，具也。』『𡗗，具也。』人部曰：『僕，具也。』是巽、顛、𡗗、僕四字義同。《玉篇》曰『顛，古文作選』。二頁，具之意也。」《說文義證》：「選具也者，選當為巽。本書『巽，具也』、『𡗗，巽也』。」《說文句讀》認為「選」「具也」之間

28 《村中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346有「𡗗」字，整理者釋作「𡗗」，或認為是「𡗗入」二字，似皆不合。它的構形與《花東》195.2的「面」字相類，是在目的旁邊加上一曲筆作為指示符號，我們認為它有可能是「𡗗」字異體。如是，它亦可作為「𡗗」、「𡗗」的中間字形。另拙文的匿名評審意見1認為「𡗗」也可能是「眉」字，謹致謝忱。

29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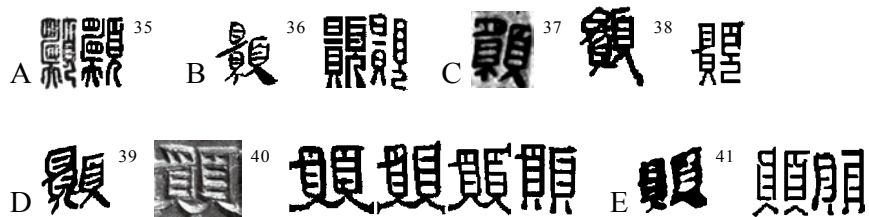
30 鄭珍：《汗簡箋正》，《鄭珍集·小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40。

31 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頁698。

32 同上注，頁698、704。

應斷讀，且云：「以選釋顛，謂其同字也。《玉篇》：『顛或作僎，古文作選。』具也者，乃巽之義，選 巽，故得具義。丌部曰：『巽，具也。』『𠄎，巽也。』𠄎 顛，故亦得具義也。謂之具者，供具以待選擇也。顛蓋與𠄎同字，二字皆士戀切。凡物必有副貳，乃可選擇，顛 二頁，𠄎 二𠄎，形亦同也。」《說文通訓定聲》：「此字實即𠄎之異體。頁者人也，二人束擇而共具之。」<sup>33</sup>

《說文》既分析顛 二頁，那麼它應是一個會意字，但二頁又如何有「選具」之意呢？《說文》的說解頗讓人生疑。清人對「顛」字構形的說解亦根據不足，難以讓人信從。「顛」不見於目前已經發表的先秦古文字，要了解其字形來源，我們認為應當從《說文》所處時代的相關文字資料入手。漢代文字中，「顛（顛）」字異體非常多，下面我們只列出跟我們本文討論有關係的一些寫法：<sup>34</sup>



33 諸家之說參看丁福保主編：《說文解字詁林》，頁 8889。

34 以下字形出處如未特別說明，皆引自鵬宇：《兩漢鏡銘文字整理與考釋》（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3 年），頁 303。

35 A、I、G 的第一與第三形、H 的第一形以及 B 中第二形皆引自羅福頤：《漢印文字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頁 352。

36 張守中：《張家山漢簡文字編》，頁 248。

37 浙江省博物館：《古鏡今照——中國銅鏡研究會成員藏鏡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頁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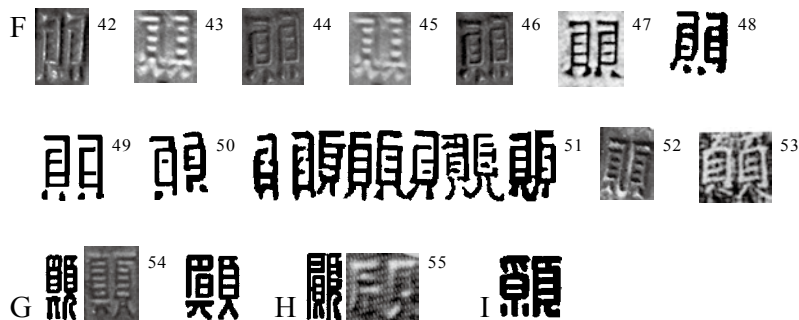
38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頁 370。

39 此形選自楊安：《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續）》（稿），頁 156。此書尚未正式出版，其電子版發佈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檢視日期：2013 年 7 月 31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88](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88)。


40 浙江省博物館：《古鏡今照——中國銅鏡研究會成員藏鏡精粹》，頁 128。

41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頁 370。





A 類寫法是標準的「顯(顯)」字，與《說文》篆文同。B 中「厂」已省作一橫筆或一斜筆，B 中後兩形上部目形變作類似日形，下部變作貝形。C 類寫法則是上部「目」或「目」的省訛之體「日」與中部的「厂」已經粘連，D 則是在 C 的基礎上進一步把整個左邊粘連為一個整體，但表示「厂」形的筆劃仍橫向出頭（「厂」形與下部的所謂「貝」形的上部橫筆共用部分筆劃），故仍可看出它是 C 之變體。E 左部中間表示「厂」形的筆劃已經不橫向出頭，而且左右兩部分寫法已經開始接近，如果其左半部分再進一步受到其右半部分的類化，E 顯然就演變為 F。

- 42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千秋金鑒：陝西歷史博物館藏銅鏡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頁174。
- 43 《收藏》2011年第2期，頁98圖9。
- 44 《中國歷代銅鏡》，上海拍賣行有限責任公司2006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2006年6月11日，頁22第104號。
- 45 《龍鳳呈祥·鑒映千秋——銅鏡專場》，中拍國際2010年五週年慶典拍賣會銅鏡專場，2010年11月28日，頁95。
- 46 《銅鏡》，中國嘉德2008秋季拍賣會，2008年11月12日，頁33。
- 47 《淨月澄華——銅鏡專場》，上海崇源2011年銅鏡首屆拍賣會，2012年10月19日，頁70第63號。
- 48 《考古》1979年第5期，頁423圖14.1。
- 49 《文物》2010年第12期，頁23圖17.2。此字照片（封2.1）作「」，可知拓本中此字右邊中間有一橫筆未拓出。
- 50 《東南文化》1994年第5期，頁111圖1。
- 51 《文物》2001年第9期，頁92。
- 52 《文物》2010年第1期，頁8。
- 53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冊，頁1150。
- 54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千秋金鑒：陝西歷史博物館藏銅鏡集成》，頁53。
- 55 《文物》2012年第3期，頁9。

而 F 從字形看明顯就是 二頁。F 的最後一形時代比較晚（公元 569 年），已經是標準的隸書， 二頁。《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認為 F 的「𠄎」類形即「顛」為「願」的字內構件類化字。<sup>56</sup> 從上文我們的討論來看，此說正確可從，但如果說得精準一點，F 應是「顛（顛）」的「字內構件類化字。」論述至此，我們的結論也就呼之欲出了，我們認為《說文》分析為「 二頁」的「顛」就應該是「顛（顛）」字的訛體，與 F 應是一字。<sup>57</sup>

以上是就字形而言，從字音方面看，上引「巽」字古文「𠄎」與「願」字古文「𠄎」顯然是一字異體。《易》之「巽」，《說文》作「𠄎」。顛，《玉篇》或體作僕，古文作選。由此可知「巽」、「顛」、「願」三者音近可通。而秦漢文字資料中，習見「顛（顛）」表示「願欲」之「願」。<sup>58</sup> 因此「顛」、「顛（顛）」音亦非常相近。

由以上論證可知，《說文》之「顛」是「顛（顛）」字訛體從形音兩方面看都密合無間。從漢代鏡銘資料看，「顛（顛）」的變體「顛」在西漢中期就已經出現，這離許慎著《說文解字》一書已有兩百多年，因此許慎不了解它的來源，這也在情理之中。上引雲臺碑「願」字古文作「𠄎」，李春桃先生把它與「顛」字篆文「𠄎」相聯繫固然沒錯，但我們認為「𠄎」也應是「顛（顛）」字訛體，其左下變化與傳抄古文中「𠄎（顛）」<sup>59</sup> 左下變化同例。因此它用作「願」字古文是非常自然的。

G 類字形左下所 之「大」形已經訛變得與「丌」寫法相同。G 的第二形顯然是在第一形的基礎上演變而來，從字形上看，第二形左邊「丌」上部分已經與其右之「頁」的上部相同。我們認為《說文》之「𠄎」最初也許並非 丌、 顛，而亦可能是徑直由「顛（顛）」

56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頁 1150。

57 「顛」字也有類化作 兩減省的「𠄎」形，參看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頁 1150；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年），頁 1704。

58 參看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 736；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804；鵬宇：《兩漢鏡銘文字整理與考釋》，頁 45、53。

59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裝書局，2006 年），頁 877。

的 G 類字形訛變而來，即 G 的第二形左上進一步受到其右部的類化變作「頁」且又把左下之「丌」形置於整個字的下部則演變為「𦣻」，如此則「𦣻」、「顛」應是異體關係。

《說文》：「願，大頭也。 頁、原聲。」「顛（顛），顛頂也。 頁、巛聲。」可見《說文》認為「願」、「顛（顛）」是不同的兩個字。《玉篇》、《廣韻》皆云「顛」同「願」，則視它們為異體字。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有少數研究者在編纂文字編、字典時，將「顛（顛）」置於「願」字頭下，<sup>60</sup>但更多的研究者則是讚成《說文》的意見，認為它們是兩字，但在「思也」、「念也」這些意義上可相通。

裘錫圭先生在談到「有時候，表示同一個詞的不同假借字之間，有比較明顯的前後相承的關係」時即以「顛—願」為例，他說：「欲願的{願}原來多借《說文》訓為『顛頂』的『顛』字表示。漢代人往往把這個字簡寫為『顛』（見銀雀山漢簡等）、『顛』、『顛』（以上見漢碑）等形，南北朝和唐代人進一步簡化為『顛』。《說文》訓為『大頭』的『願』，在漢代也已假借來表示欲願的{願}（見定縣40號漢墓簡文，《文物》1981年8期9頁圖一一94號簡），但是用的人似乎不多。六朝以後，『顛』字的使用逐漸普遍。到宋代，一般人大概就不用『顛』字只用『願』字了。簡化字改用『愿』字。」<sup>61</sup>

《詩經·邶風·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之「願」，斯詩（指詩句引自《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一書）789作「顛」，伯詩（指詩句引自《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一書）2529作「顛」，阜陽漢簡 S049、S050 作「顛」。胡平生先生說：「顛（引者按：即顛字），毛作『願』。《玉篇》、《廣韻》云，『顛』同『願』。《龍龕手鏡》云古文作『顛』。《說文》二字本義不同，而引申為『思也』，『欲思也』，『念也』二字相通。」<sup>62</sup>劉美霞認為：「二字在語音、形體上均不相同，在引申義上相同，故屬於非同異體字。」<sup>63</sup>

60 參看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頁 877；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頁 1150；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頁 1704。

6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 185-186。

62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 57。

63 劉美霞：阜陽漢簡《詩經》異體字研究，《東南傳播》2008年第8期，頁 135。

《詩經·邶風·終風》「願言則嚏」之「願」，斯詩 10 作「顛」，斯詩 789 作「顛」；伯詩 2529 作「顛」，伯詩 2538 作「顛」。程燕女士在討論「願言則嚏」之「願」時說：

願，敦煌本或作「顛」，或作「顛」，或作「願」。三者皆「願」之俗字。《敦俗》：「據前賢研究，戰國至兩漢前後，古人多借『顛』來表示欲愿的『愿』，漢代前後亦或借『願』字為之，六朝以後則願字的使用逐漸普遍。『顛』字漢簡及碑刻或寫作『顛』、『顛』等形，『顛』字就是這類寫法進一步簡化的產物（六朝碑刻中已多見『顛』字。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191-192，343）。可見『顛』、『願』本是不同的字，但由於二字（引者按：「中」及「皆可」之誤）中借用來表示欲愿的『愿』，唐代前後遂混而為一，以致訓大頭的『願』亦寫作『顛』，『顛』便被當成了『願』的俗字。」（632）張氏所論「愿」與「願」假借關係甚確，但對俗字「顛」形成說解似不可取。由敦煌卷子「願」的幾個俗體，我們推測：「願」即「願」之簡省；「顛」則是在「願」的基礎上進一步演變，且左下受右旁的類化作「貝」形；「顛」左上所从蓋草寫楷化所致。<sup>64</sup>

上述 I 類字形左上應是在 D 類字形的基礎上省略表示「厂」形的筆劃且把下部「目」形省掉一橫筆變作「日」形而來。再結合 B 的第一形、G 的第三形以及 H 的第一形，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顛（顛）」應有異體作「顛」、「顛」形，比較阜陽漢簡「泉」字作「泉」（S039），睡虎地秦簡裡「泉」字作「泉」，<sup>65</sup> 漢代鏡銘中「泉」字或作「泉」、「泉」等形，<sup>66</sup> 可知其左邊已經與「原」接近，頗疑「願」字本身亦可能就是在此類字形的基礎上把其左邊變形聲化（即改作形近的「原」且表音）作「原」演變而來。如果此說屬實，則「顛

64 程燕：《詩經異文輯考》，頁 50。

65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頁 174。

66 鵬宇：《兩漢鏡銘文字整理與考釋》，頁 397。

(顛)」、「願」本是一字異體。後來的人由於不明其演變之跡，遂誤分它們為二字。「顛(顛)」字的「顛」<sup>67</sup>類形加以省變則演變為「顛」類形。敦煌本《詩經》「顛」、「顛」則是由「顛」類形寫法進一步演變而來。<sup>68</sup>「顛」類寫法的「顛(顛)」字如果左下如「𦣻」類字形一樣「𦣻」，它亦會演變為「願」。從定縣 40 號漢墓簡文已用「𦣻」來表示欲願的 {願} 來看，「顛(顛)」的異體「願」在西漢晚期應已出現。

「巽」、「顛(顛)」音近可通(參看上文)。「巽」，《說文》：「巽，具也。丌、𦣻聲。(巽)，古文巽。巽，篆文巽。」《說文》「顛」訓「選、具也」，研究者指出「選」與「具」同義，可知《說文》「顛」、「巽」意思相同，我們讀成《說文》訓「選、具也」之「顛」大概是「巽」之假借(參看上引清人的意見)，當然訓具之「巽」，它本身亦應是借字。

「勻」聲字與「巽」聲字音近可通，古書中「筍虞」之「筍」或作「箕」。<sup>69</sup>《郭店簡·成之聞之》7 號簡「𦣻」，是一個兩聲字，所「勻」、「𦣻/巽」兩旁皆聲。<sup>70</sup>又「巽」、「顛(顛)」音近可通(參看上文)，那麼「勻」聲字與以「𦣻」為子聲符的「顛(顛)」音近可通，這與我們前文關於鄭伯筍父甗(《集成》00925)「筍」(以「勻」為子聲符)所「目」變形聲化作「𦣻」的意見恰可相互發明。

最後，我們歸納一下本文的主要意見。「𦣻」是「𦣻」字初文。清華簡「𦣻」字右旁所「𦣻」實即「巽」字初文，而非「巽」省形，其所「𦣻」旁作「𦣻」，可看作「𦣻」、「𦣻」的中間字形。《說文》分析為「𦣻 二頁」的「顛」應該就是「顛(顛)」字的訛體。《說文》分析為「丌、顛」的「𦣻」字以及「頁、原聲」的「願」字似也是由「顛(顛)」字訛變而來。

67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頁 628。

68 參看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頁 1150；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頁 1704。

69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頁 838。

70 參看劉洪濤：《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23。

## 看校補記

北大簡 趙正書（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70）簡38中表示欲願的{願}作「𠄎（顛）」，從本文所論來看，它可看作是由標準的「顛」字到「願」字的過渡字形。如果將來有新資料證明「願」字很早就已出現，它與「顛」不是我們文中所說的異體關係。那麼根據「𠄎」類形的「顛」與「願」形近以及它們的用法來看，可以說是「願」最終吞併了「顛」。

另本文關於甲骨文「𠄎」字的考釋意見，《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26、1084）已經採納。

##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𠄎 and Related Characters

XIE Mingwe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cavated Text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Studies

The character “𠄎” found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was identified as “面”. However, according to its shape and related evidence from Tsinghua bamboo slips,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𠄎” instead of “面”, which means “目圍” in the *Shuowen*. Therefore, the right side of the character “𠄎” from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𠄎”, rather than the simplified form.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𠄎” can be the transitional form between “𠄎” and “𠄎”.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character “顛”, “𠄎” and “願” ar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On the basis of textual data of the Han dynasty, the character “𠄎 (顛)” may have been simplified as “顛” while the character “𠄎 (顛)” may have been simplified as “𠄎” and “願”.

**Key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juan* 𠄎, *xun* 顛, *yuan* 顛